

政治理論與行政效率

張忠絨

自從蔣廷黻先生在獨立評論中公開的提倡獨裁政治以後，一般的人士對這個問題極為注意。國內的著名學者如胡適之，丁文江，陶孟和諸先生均已加入討論。有的主張民治；有的贊成獨裁。「民治與獨裁」的問題在現時已成爲政論家爭辯的焦點。我的朋友有時問我：「你對於這個問題有何意見？」我想也不妨藉此機會，將我的意見說說，以就教於讀者及諸位先生。

我根本不贊成討論這個問題；我以為在現時的中國討論這個問題，是不必需的，而且是無益的。我以為在現時的中國，我們所應當注意的，不是政治理論，而是行政效率。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政治理論只有兩種功用，一種是爲實際政治狀況辯護，一種是純粹的理想，目的在造成未來的理想政治。前者如北美合衆國獨立時 Thomas Paine 的政論，後者如一切烏託邦的政治思想。

現時中國的實際政治，既非民治，亦非獨裁。談民治，則中國的人民尚缺乏民治的訓練，固無可諱言；談獨裁，則中國的當局至少不在現時亦無此實力。然則我們現時

討論民治與獨裁的問題，自非爲實際政治狀況辯護無疑。若說我們討論民治與獨裁的問題，目的在造成未來的理想政治，但是我們應當知道，政治理論固然可以影響未來的實際政治，然而他的影響甚慢，一時不易收效，即使久後可以收效，而純粹的理論終將受環境——實際政治——的支配。理想見諸事實時，必已參合事實，而非純粹的理想。例如孟德斯鳩主張三權分立，北美合衆國獨立後，採用孟德斯鳩的學說起草憲法，然而今日美國政府何嘗真能三權分立？且有時理想超過事實甚遠，如必欲實行理想，反足以紊亂社會秩序。例如盧騷的民約論造成了法國的大革命，雖然後來的影響甚大，但是當時的法國却犧牲甚大。今日的中國，內憂外患交相煎迫，恐已無力再爲理想犧牲。

我以為中國與中國人民現時所需要的是安定與繁榮。如能獲得安定與繁榮，一般人對於民治固不反對，即對於獨裁，當亦不致反對。民治之下，可以獲得安定與繁榮；獨裁之下，也可以獲得安定與繁榮。至於中國將來究竟走

進那一條路，我認爲這是實際問題，而不是理論問題。與其主張民治，不如研究訓練民衆的方法；與其主張獨裁，不如研究組織民衆的方法。有了訓練與組織後的民衆，然後方能談到真正的民治與有效的獨裁。訓練民衆與組織民衆，固然需要多方並進，但是從政治的立場上講，最主要的是行政效率問題。政府的一切行政若不講求效率，訓練民衆與組織民衆固不可能，即政府的日常工作亦不能發生效力，更談不到復興與建設的工作！

一般的人批評今日中國的政府說：『政府的大病在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力。』我個人以爲『會而議』與『議而決』并不困難，真正的困難是『決而行』與『行而力』。換一句話說，今日中國政府的大病在行政效率太差。幾千年來的古老中國，一向只有作官的人，而沒有作事的人。一般的官吏向來不講求行政效率，偶有一二作事的人，有所興革，或想認真辦事，多半是失敗的。宋朝的王安石與明朝的張居正都是很好的例子。今日中國政府的當局未嘗沒有想作事的人，然而他們所能作的，只是『會而議』與『議而決』，至若『決而行』與『行而力』，其實在一般的官吏，沒有訓練的民衆與官吏，如何能負起這種責任！

總而言之，我個人以爲國不分中外，政治理論不分新舊，政體不分專制，獨裁，民主，甚至於蘇維埃聯邦，若不講求行政效率，均無異於『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蓬勃 (Alexander Pote) 說：『管理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我個人很相信這句話。所以我以爲專談政治理論，或專談改革政體，是無濟於事的。過於重視政體的改革與政治理論，有時還有損無益，且目前的中國，在內憂外患交迫之下，也不容許我們從容討論這種問題。我們現時所應當注意的，是行政效率，而不是政治理論。行政效率加強一分，則我們向『決而行』與『行而力』的前途亦可邁進一分。

中國的先哲對於政治，向來注重實際，不重理論，所以在我國數千年的歷史中，有系統的政治思想著作竟不可多得。然而他們對於政治的認識，與百數十年前歐洲政治家的思想無異，認爲政府的功用，只在對內維持治安，對外抵抗異族的侵略。至於政府各部各機關實際工作的方法，很少有人論及。開關以後，受西方思潮的影響，有識之士漸知注重憲政。戊戌變政以後，政治改革的聲浪，一時甚囂塵上。然而當時談政治的人，多半只注意於政體的改革，無人研究政府各部各機關實際工作的情形。經過戊戌

變政與辛亥革命以後，此種狀況仍未改變。北伐以後，一般情形猶復如此。因此中國的政治，在專制之下，共和之下，甚至於在三民主義之下，均不能有長足的進步。整個政府機關運用不能靈活，如何能談到復興與建設？當局縱有計畫，實行時不能收指臂之效，此所以有「決而不行」與「行而不力」等種種困難。

近年來，中央政府似已注意及此。行政院現設立有一

我的行政經驗

文 川

在將離開寧靜的校園，準備踏進複雜的社會的日子，一位平日熟悉的教授很誠懇的告訴我：「到政府機關中去作事，你書本上的智識是夠了，所差的是缺乏一些中國式的行政經驗」。我當時聽到這話，很玩味了一回。因此，在我走進了一個政府機關之後，我對於所謂「經驗」，覺得很是值得留心注意的一件重要事。

是在本年七月的中旬，校中的一切完全結束，離別了四年的母校，回到我的故鄉；因為省政府方面有兩位廳長都很幫忙，到省不久，某某廳長就告訴我兩件可以作，並願將我的工作，工作的報冊均帶過得去。本想就擇一到

行政效率研究會，由內政部次長甘乃光先生主持，每月經費為三千六百元，專致力於研究中國的種種行政問題。此種運動似其值得注意，我個人很盼望這種運動能夠成功。蓋近世的政治改革運動，不分中外，必須以改善行政為基本工作，這個原則現在已然為舉世政治科學家所公認的了。

職，忽然接了武昌方面友人的來信，說那邊有個位置。工作的性質與我所學很相宜，要我馬上來，並且說那邊的負責長官對我很有「慕才」之意，我到那裏當可有更好較大的希望。在校時每嫌北方政治空氣太沉寂，覺得南方稍好些，因此就答應了這位朋友的善意的自動的薦約，於八月之初到了湖北省會，武昌。

到時，正值暑間，今年更因南地亢旱，武昌的燥熱更非尋常，但是我們的機關的辦公時間，並未改變，每日仍為八小時，上午早八時起至十二時止，下午，二點鐘起至六點止。剛到職不幾天，我發現了有些人事實上向來對辦

公廳，簽名簿上則有了他們的名字，我最初不知個中底細，後來始曉得原來有些聰明者流於先一日之晚，就預先簽上了次日上午的「到」，於本日上午下班之際，又簽上本日下午的「到」；此不獨小職員如此作鬼，就是「科長」和「股長」，也時常照樣辦理，這是第一個給我的壞印像，也是第一個小「經驗」。

在我剛到職的時候，我曾問我們的科長，有無急待處理和尚未了結的案件，這位久於官場善於作官的科長先生答覆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就是些例行公事；你初來，有事，他們都能辦，你只指揮他們作就是了」。因此我就照例辦了些「呈悉此令」和「仰候彙辦」一類的公事，以及一些需要蓋章的上下行公文。當時我極不耐煩這一套，我嘗對朋友說，我現在也能作官樣文章了。

幸而我們的最高長官是個有事業心和真幹工作的人物，所以我在認清楚這一點之後，我就不管我的中級上司，就草擬了兩個計劃，一個性質是屬於整個機關之行政的，一個則關係於我那一部分的。「呈奉審核」後，極蒙「嘉尚」；兩計劃包括的方面很廣，範圍極大，假若按照我的計劃作去，大家都要增加若干的工作和麻煩，據後來聽說，若干人因此不滿意我，認為我是在出風頭，找麻煩。

獨立評論 第一三五號 我的行政經驗

關於整個的計劃，自然另各有專人負責任，我自然也樂於再不去問，對於我自己部分內應作的事，我是以負責的精神，要按照已核准的計劃，逐步實施。誰知一下手要真去作事，就發生了一些無謂的糾紛，並且於工作本身之外，產生若干的人事上的問題；例如某一件應做的事，你訂一法規或辦法，要想依法辦理，偏有不懂的人告訴你說：「我們可暫緩一緩，考慮一下」，因此就將你訂定的東西擱上一放，擱置不理；你質問他，他曾尋出些不成話的理由搪塞你。假若對於某一個專門事件，他不懂，他就要想法子，你用你的專門智識解決了這問題，他却會吹毛求疵的來推蔽，裝慚得，有時他還要修正，而一動手即出錯子，你向他一說明，他又有了誤會，認為你是在輕視他。他自己強不知以爲知，他不覺慙安，而反自以爲得計。此點，最令我輩青年人不耐。其餘，諸如此類的事，不一而足。現在對於那些卑污的事實，不必細述。這裏，我願意提出我數月來的觀感所得，借供談行政及行政效率的人的參考。

第一，我所遇到的是一種態度問題：我們青年人是積極的和向上的，他們（指舊官僚，下仿此）是消極的和保守的。我們沒有事作要找事作的，他們則是有事尚要推開的

第二，是負責問題：老於官場中的人，其妙訣是不負責任。事情發生，其責任，就機關言，最好是推到他一機關，在同一機關內，最好是放在別人身上。然而我們青年的特色是勇於負責，不畏難，不苟且，奉公守法，有責任，該負就負，不會「滑頭」，這種態度，與他們正是冰炭難容，其結果是你「費力不討好」。

第三，是法律問題：我們青年人所曉得的社會，大概只是表面的，處事每要問合法或違法，而對於事件的骨子裏，往往不易鬧清，你若一味的拿法律來對付他一機關或同機關中之另一方面的人，每因而造成極大之反感，他們將視你為故意搗亂。

第四，是工作性質的問題：你要知道中國官廳的行政，很少有長久的計劃，長官亦多抱「五日京兆」之觀念，因此大家多注意於表面的工作，最好是作一點成績，可以「有目共觀」。然而青年人每喜從根本處着眼，要作些理論上應作的工作，結果淺見的人會說你沒有成績。

假若你認清了這些情形，你最初必定灰心喪志，認為中國的政治實在很少希望，久之你能灰心到什麼事再也不要管他，由他去的。如此，就使你陷於悲觀的境地，消

失了前進和向上的勇氣，會使你慢慢的變成了萎靡不振。於此，我要鄭重的聲明，這不是我們應有的態度，我們應重新鼓起我們的勇氣，排除一切困難，改造我們的環境，創出一個新的環境來。

在這裏：我根據我數月的經驗，提出個原則來，作大家討論的參攷，我認牠是我五個月工作的最大收穫，這原則則是：「在適應環境之下，改造環境。」

今日中國之政府機關，誰都知道非改造不可，但是該改造又何容易！現在各級政府，仍是充滿了些新舊官僚，及腐化份子，特別是在地方政府中。我們少數心有餘力不足的新份子參加一個舊環境中，你若一味的認真的幹，他們為免除他們的「難看」計，會造成一個聯合的戰線，向你進攻，中傷你，陷害你，令你在工作上沒法子推進。他們更會巧妙的利用若干的卑污的手段，令你感覺不快，或精神的苦痛。因此，我覺得我們不應硬向他們撞碰，當運用相當的方術，順適着環境，對付他們。在某種限度內，在某種場合下，應當避免衝突，同他們作相當的妥協，這便是「適應環境」。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我們的目的及使命，是在改造環境，故不能長此妥協下去。我們在原則上，在關係重大的

事件，在同我們根本目標相反的場合中，我們要同他們抗爭，抱着無畏的精神，不妥協到底。譬如說：他們要同你共同作弊，那，你就應拿出你的不妥協的精神來，執着合法，正義和公道的旗幟，反對他們，作合理的處置及嚴格的主張。你的骨格，這時候，絕不當軟了，挺起你的腰幹來，表示光明的態度，勇往直前，來向惡勢力作殊死鬥，此之謂「改造環境」。

最後，我誠意的奉勸新到政界的青年，我們不要灰心

民主政治乎？

憂患生

，不要因受欺騙而消極，不要因受恐嚇而胆怯，不要因為小不如意即行退却而去職；我們不要忘了我們時代的使命，當我們打進一個政府機關之後，我們要抱定志向戰勝那些昏庸老朽，我們要運用我們的聰明及精力，創造出個能以工作的環境，我們要以工作的成績，克服那些只能鬼混不能做事的腐化份子，只要我們不斷的努力，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民主政治是多麼偉大的一個公式，多麼神秘的一個迷

夢！既平等，又自由，再博愛，偉哉大矣！既為民衆所有，又為民衆所成，又為民衆所享，偉哉大矣！多少哲人學士，荒廢他們的寶貴光陰，去研求民治的「真理」，去鼓吹民治的風氣。多少志士仁人，犧牲他們的光陰，犧牲他們的幸福，甚至犧牲他們的生命，去推翻專制的帝王，去樹立民治的憲法。這些專制國家，也如春天的殘雪一樣，經不起日光之威，一個一個的融化了，分解了，永遠不會回來了。然而平等在那裏，自由在那裏，博愛又在那裏？

民衆所有何權，所成何事，所享何福？

民主政治根本上就是一個騙人的公式，一個迷人的幻夢。他的目的，完全在運用人們的理想，運用人們的怨恨，去打倒高壓的專制政體。在專制政體未倒以前，平等的口號，自由的口號，博愛的口號，是可以博得青年的熱血，人民的信心的。不過專制政體打倒以後，我們已經脫離夢境，已經踏進現實，我們再不能以口號騙人，標語迷人。老百姓的惟一要求是「十足兌現」，打對折是不行的，三折二折更是不行的。可憐我們只有空的銀行，再拿什

麼東西去博取青年的熱血，去博取人民的信心。

美國是民主政治的始祖，民主政治的要素，「生而平等」的口號，「生而平等」的「真理」，也是美國革命先覺發明的。國際間有平等麼？中國的人也許被棉花糖吃軟了，美國唐人內心裏面是了解美國民治「真義」的，了解美國平等「真義」的，南美白人紅人也是絕對認識的。國家裏有中平等麼？黑人學校，黑人車輛，黑人這個，黑人那個，是最好的回答。白人自己已有平等麼？大王的窮奢極欲，小工的爛額焦頭，一樣的亞當子孫，而有兩種社會的階級。自由嗎，博愛嗎？不用說了，誰又不知道呢，知道不過是這麼一回事，不過是那麼一回事！美國如此，他國可知。

你看美國人到底是一個政治民族，到底有幾個政治天才，他們在英皇統治之下，天天談平等，談自由，他們到了他們統治之下，便可不必再談平等，再談自由。所以有人大開玩笑，以為英國的民主政治，遠勝美國的民主政治，英國是世襲王位，美國是民選總統，世襲王位的民主政治，超過民選總統的民主政治，嗚乎美國政治，嗚乎民主政治！你看現在圖窮匕見，一個民主政治的要素，一個民選總統的國家，居然也步法西斯蒂的後塵，也探狄克推多

八

的方式，民主政治的結果原來如此，民主政治的國家居然如此，民主政治的迷夢可以醒矣，民主政治的學者可以休矣！

好在中國百姓根本就不了解這個騙人公式，根本就沒有接受這個空頭支票，所以他們並不要求兌現。中國百姓所要求的還是同仁堂，樂仁堂，鹿膠，人參，而不是協和醫院，湘雅醫院。以協和醫院的財力，人力，科學技術，人事經驗，而猶不能博得大家的同情，而猶有時得到意外的反應，意外的攻擊。民主政治的國手，也自然只能騙聰明的青年，而不能騙呆板的百姓。不過青年向西，百姓向東，青年向左，百姓向右，就誤了青年的光陰，剝奪了百姓的領袖，國手之功乎？抑國手之過乎？

這麼一個老大的民族，這麼一個偉大的民族，豈是一個公式，幾個口號所能轉變，所能改造的。請問諸位國手，你們是要治標，還是治本；是要改除目前的國難，還是要立定百年大計，千年大計？你們要根本解決，為中華民國立定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請不要慌，也不要忙，先去仔細研究中國民族到底是甚麼一個民族，中國文化到底是甚麼一種文化，中國歷史所昭示的過去來源是甚麼，中國歷史所昭示的將來去路又是甚麼？這還不夠，你們還得平

心靜氣，一國一國的，一代一代的去研究埃及，希臘，羅馬，法國，德國，英國，美國等等的國情，的歷史，的政制，的領袖。不要看了一本書便自命為政治家。一個國家，一個時代，那裏有這些政治家。我們只要有一個中等政治家，便可統一全國，我們假使有一個上等政治家，便可立定百年大計，千年大計。美國失敗的威爾遜已經少有，德國成功的俾斯麥更加難尋。山中無猿虎，猴子稱霸王，好好的一个清平世界，一班老實百姓，居然被這班三號人物弄得烏烟障氣。中國將來的政治家呢，中國獨一的政治家呢，請你埋頭苦幹，請你不要為蛙角虛名，不要為蠅頭微利，去犧牲你自己的機會，去犧牲我們全民族的機會。

至於治標問題，倒不是怎麼一回大事。共黨固然不成問題，就是外患也不是沒有辦法。只要善於運用時機，懦弱無能的亞歷山大，居然可以打敗稱雄世界的拿破崙，毫

無組織，毫無知識的俄國人民，也雖然可以打敗稱雄世界的拿破崙。就在我們現在的百姓裏面，還挑不出百萬雄兵，我們現在的將官裏面，還挑不出千員健將，我們現在的統帥裏面，還挑不出幾位統兵大員嗎？不必新式農業，不必新式工業，不必新式商業，我們大家只要縮衣節食，不侵吞公款，不浪費私財，每年籌幾萬萬款子，去買飛機去買大炮，又有甚麼困難。中國實在太大了，太富了，最窮的時候還比那些歐洲小國最闊的時候有辦法，我們又怕甚麼，又愁甚麼？講一句頑固的話，我們現在假使有一個會文正開創風氣，有一個羅經山訓練學生，有一個胡文忠應付大局，朱毛這班愚弄青年，挾制民衆，內無辦法，外無救援的小艇，還能橫行幾天，還能橫行幾省？就是這次江西成功，何嘗不是中國「堅壁清野」的故智。將來貴州四川問題，恐怕還得非請教王陽明，盧象昇，戚繼光，曾文正，胡文忠，左文襄這些先帝不可。

發展工業心理學的途徑

周先庚

汪敬熙先生在廿二年三月本刊第四十號「中國心理學的將來」一文中曾經提到：「至于工業心理研究的一條路

，現在是尙無人走。極希望有這種興趣的人努力，並且更希望有力的研究機關加以提倡。」據作者所知，北大，清

華及中央早有「應用心理學」一課，大半注重工業心理學。○這種希望現在可以算是達到了第一步，因為有力的言論機關如本刊，自廿三年七月以來，繼續發表關於此種的文字，共有以下數期：一〇七，一一〇，一一三，一一六，一一八，一二二，和一二五；而且差不多同時蕭孝嶽先生在中央大學教育學院所出版的「教育叢刊」第一卷第二期裏（廿三年六月）有二篇關於「實業心理技術」的文字；最近該校心理學系所出版的「心理半年刊」第二卷第一期，又特出一期「應用心理專號」（廿三年十二月一日），專門介紹歐美各國「實業心理」研究的史略及概況，頗為詳盡。（除去「實業心理」而外，還有關於「醫藥心理」與「農業心理」的介紹文字各一篇。）可見應用心理學在目前的中國已有人注意，這是很好的現象。

現在我先把中央大學諸位同志的介紹文字摘要披露，以饜本刊讀者，然後再提出發展中國工業心理學所應注意的幾件事。

在中央大學教育學院所出版的教育叢刊第二期中，蕭孝嶽先生有二篇關於「實業心理」的文字；第一篇是報告「實業心理技術之幾種嘗試」，內容如下：（一）金陵大學所委託之測驗工作」是為選擇候選學徒而作的。所用的

測驗有「視察能力」，「目測能力」，「三度目測能力」，「二手合作」，「專注與分心」，「排列測驗」六種，與蕭先生自編的「多方適應」測驗二種；受試者有二十六人。各種測驗因在中國尚無標準常模，故學徒之錄取僅以第為根據。（二）「中央大學一部分技工之測驗。」受試者有十人，其所作的測驗有下列數種：「視察能力」，「目測能力」，「持久注意」，「三度目測能力」，「二手合作」，「專注與分心」，「排列測驗」，「手的運動的正確性」，「角度估計」，「關節覺測驗」及「多方適應測驗」第一與第二種。（三）中央大學校工之測驗。受試者有一百七十人。所用的測驗有「持久注意」，「專注與分心」，「迷津」，「關係與委託」五種。「此外復有疲勞或受性之測驗。此種測驗祇限于用力之工人。與試者共有三十八人。」（作者于二年前亦曾受清華物理系的委託，用美國衛尼所塔「機械組合測驗」，在數十人中揀選實驗室練習生一名，結果，非常圓滿。）蕭先生第二篇文章是介紹「各國實業心理學之發展」，很得其要。

中央大學心理學系所出版的「心理半年刊」第二卷第一期是「應用心理專號」，共有介紹文字十六篇。蕭孝嶽先生首論「心理學在生活的各方面之應用」，如家庭，學校

「實業，軍事，醫學，法律；又論「實業心理學之功用及其背景」；他提到實業心理學的功用有四，（一）爲實業機關解決雇聘人員之問題，（二）對於工作自身效率之貢獻，（三）增進實業機關的管理效率，（四）貨物之推銷；後談「實業心理學之背景含有三因素：一爲屬於經濟者，一爲屬於社會者，一爲屬於心理者。」

王書林先生介紹「心理學與工業效率」時討論到：（一）應用心理學之發展；（二）工業心理學之範圍；（三）工業中之心理學，（四）工業效率之問題，（五）工人之訓練，（六）工作之方法，（七）疲勞，（八）單調，（九）工作環境，（十）風紀與紀律，（十一）意外事件之預防；（十二）工業心理學之將來，（十三）現在狀況，（十四）其他專家之合作，（十五）工人之態度，（十六）管理方面之態度，（十七）將來的研究。

陳劍修先生有一專篇介紹「關於疲勞的幾種研究」，吳南軒先生討論「心理健康與身體健康的關係」，潘淑先生討論「一個醫生所應該知道的心理學」，均能各自代表另一方面。張德瑋先生討論「實業心理與農村」時，提及農作效率，農民幸福，農村調查，及農村合作等問題。此外還有好幾篇翻譯的文章，介紹外國學者對於工業心理研

究的結果。

總觀上列各篇，這本心理半年刊「應用心理專號」大半是關於「工業心理」的介紹文字。中央大學心理學系能夠這樣系統的介紹應用心理學，我想不久社會定會對牠發生響應的。現在有這些人對於這門技術學如此發生興趣，我想在不久的將來，應用心理學在中國終可以有相當的發展。不過我覺得我們一方面介紹歐美應用心理學的現況，一方面萬萬不能忽略中國社會的實地情形，萬萬不可反省：這些技術我們是否也能澈底應用。英國十年工業心理技術建設所給與我們的教訓，我已在本刊討論過（一一三期），現在我想再論我們目前需要什麼樣的應用心理學。有幾點我要說明。

第一，我覺得我們在未提倡任何科學的實驗應用心理學之前，我們應當顧慮到社會一般印象：他們以爲「應用心理」或「實驗心理」都是指着些日常神秘現象而言，如催眠術，變戲法，猜心思，拜菩薩，茶餘酒後的談心論性，相家命家的看相算命，街巷舖店的講價擇貨，晚間深夜的玩神弄鬼。但是狹義的科學的「實驗應用心理學」包括人類經驗行爲二方面的事實與現象；而這些事實或現象的實驗與應用，如「工業心理」，「職業心理」等，又是很難得

一般人(士大夫在內)瞭解的，所以在未提倡任何專門的「實驗應用心理學」以前，我們必須先打破社會上一切誤解心理，迷信心理，成見心理，偏見心理，與藐視心理不可，以免我們所提倡的與社會人士格格不入。

第二，我們要認清「實業心理學」與「工業心理學」是不同的。西文 Industry 一字有時免強包括「工業」商業「二方面，譯為「實業」極為妥當(英文「Industry and commerce」常連在一起，而無一字可以代表；)但是普通它僅是指「工業」而言。在事實上看來，「工業心理學」與「商業心理學」差不多完全是獨立的，自然我們知道應用心理學始祖孟斯特布 (Munsterberg) 在他一九一三年出版的 Psychology and Industrial Efficiency 一書中曾把「商業心理」也包括在內，但是他在這時候，于文中就用「Economic Psychology」一詞包括工商二方面。可見 Industrial Psychology 這個名詞他只情願限于工業一方面。

面。這個限制後來在美國特別需要，因為工商業心理學在美國最為發達，不能不分開。在其餘的國家，商業心理學根本不甚發達，所以「工業心理學」在理論上有時包括商業心理學，但在事實上，商業心理學并未實地顧到。蕭孝樞先生所謂的「實業心理學」是廣義的 Industrial Psycho-

logy。如果我們真能毫無顧忌，同時雙方兼顧，把工業心理學與商業心理學相提並論，合併介紹，我以為用「實業心理學」一詞非常切當。不然，二者應當分別討論，擇急介紹，先提倡工業心理學，後涉及商業心理學為妙。所以我主張在中國目前提倡工業心理學，似乎可以仿效歐美先例，暫且關閉商業心理學不提，或單獨分別提倡；不然，我們所要達到的目的恐怕反要被我們的步驟打消了。我并不是說商業上的特殊廣告買賣心理學在目前的中國不需要。我的意思是說：商業心理學與工業心理學的旨趣完全不同不應混為一談，免強名之為「實業心理學。」不知蕭先生以為然否？

第三，我們要認定一國的社會背景決定一國所需要的工業心理學。美德二國生產過剩，人工過多，又加之測驗風氣本來極盛，所以儲備招工方面的問題比較的嚴重，因而「儲備心理技術」也特別發達。儲備心理技術即是測驗的技術，他的目標是要極精細的考試儲工，把他的特殊技術能完全調查出來，然後分配去擔任極專業化的工廠工作。這種需要祇有工業早已最發達的國家，才可以絕對不可避免。目前的中國根本就未工業化，勞工根本有限，所以還夠不上資格大規模的運用科學的測驗方法去選擇勞工。在

英俄二國，或因傳統關係，或因民族性格的不同，工業心理學祇注意工業效率，爲工人用科學方法分配工作時間，改良工作環境，如光線佈置，空氣，雜聲等；研究分析勞作時的動作方式，與動作所佔的時間；剷除減少工作效率的心理因子，如疲勞，單調，繁雜等；改善工人與管理間的關係，運用科學管理法等。在目前的中國，工業剛在萌芽，一切勞工問題大半是工廠中環境管理的問題，並不是勞工本身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我們應當效法英國俄國，先注重工業效率，不宜仿效美國德國，專門發展儲備心理技術。我的理由是：

(甲) 社會還沒有儲備心理技術的需要。歐美各種工業特殊技能測驗法的嘗試與訂正，是極其有價值的；但是中國淺識的工商界能否信任這些測驗，採作儲備的標準，大是問題。在目前的中國，連政學界本身都不信任測驗，我們若叫工商界去信任測驗，恐怕更難了。

(乙) 自然這種困難並不足以成爲不當提倡儲備心理技術的理由，因爲我們不能多顧慮一般人的偏見與淺見。不過測驗的技術，在目前中國的勞工儲備上似乎根本用不着，因爲中國儲工根本不多，分工也並不精細，選擇每每根據社會的與個人的標準，一時很難打破。等到工業真正

發達到一個相當程度，然後自然有運用大規模測驗技術的必要。到那時候再發展特殊工業技能的測驗技術還不遲。

(丙) 歐美各國（尤其是德美二國）工業發達，一切都是大量製造主義，而外在足以響應工作心理與效率的物質環境與行政管理，比較的本來早就很適宜，很科學的，所以特別在勞工「人的因子」方面下工夫，因而儲備心理技術比任何國都好。反過來看，中國的幼稚工業連最低限度的物質環境與行政管理，都不能達到常識的標準，現在那還能把工人勞作的效率與技能的適宜，務求其能達到理想的標準呢。

(丁) 還有一點，儲備心理技術的發展必須有工廠中特設獨立研究部處，始能實地應用，辦理有效。這是德美二國的經驗。而目前在中國的工廠中，自然沒有如此開明，情願特設心理研究部處或人事部處的。若想單憑幾個書生在大學中附帶作點儲備心理技術的嘗試，即可引誘工廠經理委託代辦儲工的招收，那是很理想的。

第四，我們如果認清目前在中國幼稚工業的需要，是在於改善足以響應工作心理與效率的物質環境，足以釀成怠工罷工風潮的行政，管理方法，那麼我們極當多效法英國與俄國，先專門注意在廠工人的特殊教育，工作方法與

材料工具的經濟，動作疲勞與工作時間的研究，單調聲調的防止，工廠環境與紀律管理的改善等。我們所以有這種主張的理由是：

(甲) 這種工作無需儀器，不花大本錢，也不需要什麼太狹窄的專家。祇要有點書本智識，對於歐美專家研究結果的原則原理熟悉，而稍有一點觀察批評能力的人，都可以辦到。我們到工廠盡量參觀，盡量以嚴格批評的態度去參觀，很可以看出中國這點幼稚工業所以不振的原故，都是因為最基本最低限度的效率條件未能滿足。

(乙) 這種工作不單沒有應用測驗技術可以招管理工人變方的反感的毛病，而且一定可以得到他們的嘗試與歡迎。心理學家來應用心理學根本不能不顧到這一點。我們不能讓我們的步驟抹殺我們的目標。我們自己步步得應用一點常識心理來應用專門的心理技術。

第五，以上我們提到在目前的中國若想發展工業心理學，宜于先作調查觀察以求改善的工作，不宜于作測驗實驗的工作。前者是實際的問題，後者是技術的問題。我們無發展新技術的可能，也無直接採用歐美特殊測驗技術的必要。但是參觀，調查，觀察，批評，以求改善的工作，國內現有任何心理學家都可以勝任；祇要有此需要，我們

人人都可以離開教室，率領學生參觀調查，改善建議的工作。事實上據作者所知，國內現在祇有一位是對於這種工作有實地經驗專門訓練的。而這種工作又非有實地經驗不行。我們如想提倡這門似常識而實又很專門的工業效率心理學，我覺得最緊急的問題是實地調查人員之養成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我覺得應當注意下列幾個原則。

(1) 凡是對於實驗應用心理學有興趣的人都應當集中合作。

(2) 通盤籌劃發展工業心理學的實施計劃，創設或添設工業心理研究所或部。

(3) 招收大學畢業生加以特殊訓練，立即作實地參觀調查，批評建議的工作。我們學心理的人也須受同等等的訓練。

(4) 工業心理研究所或部應多與工科相近，除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而外，同時有工科的大學心理學系，最適宜于發展工業心理學。

在這篇文中我所提出的是：最近提倡工業心理學的言論機關，有本刊與中大的「心理半年刊」。有此萌芽，工業心理學在中國最近的將來或可發展。不過目前我覺得有數點要注意：(1) 我們要顧到社會一般心理，小心的提倡。

實驗的應用心理學；(2)我們要認定工業心理學是比較的急需，商業心理學是比較的不重要；(3)我們要認清中國幼稚工業的問題，比較的是足以響應工作效率與管理效率的物質問題，而不是勞工技能選擇分配的問題；(4)當今起始提倡工業心理學的第一步，是要參觀調查，批評

建議，以求改善工業界一切足以響應工作效率，管理效率，與心理態度的物質因子；(5)目前國內長於工業心理學的專家甚是缺乏已極，所以集中研究，訓練人才是當今最迫切問題。

廿三年十二月廿七日清華心理學系

國史與國史館

孟 森

人生於世，必有經過，能自詳其經過者，為有意識之人。國於天地，必有歷史，能自表其歷史者，為有法度之國。民國久無史職，學者間頗以為怪，不知此遲遲不敢設史館之意，蓋懲袁政府之虛設國史館也。夫史館為史之成處，非史之生處。從生處供給成處，而後如炊有米，如織有棉麻毛等原材，此夫人而知之也。國自有史，與國俱來，逐日逐月逐年能存留其情態曲折，是為國史。將此國史移付史館，使作成編年之史，則為實錄；使作成紀事本末之史，則為方略；如作成典章制度之史，則為會典；使作成紀表志傳具體之史，則為書籍中傳統之正史。前代之國史館職務專成表志傳之史，而實錄方略會典諸史，恆別設館以修之。開國積二十餘年，留意文化，恆欲超越前代，

則不但類似前代之國史館當設，即前代所有之實錄方略會典諸館亦無不當設久矣。然而不能設者，自改革以來，無人知為國留史之法，即無人知為史留跡之法，是則可怪也。欲知其法，必先知國史自為國之本身所成，國史館自為排比既成之國史而設，且設在實錄方略會典等館之後，即不盡後於諸館，其後於實錄館則決也。故國史不生於國史館，國史館則待有既成之國史原材而後下筆，此一定之理也。

今聞人言政府不主張即設國史館，而謀設保管檔案之所，是即悟史有原材矣。然檔案何以能受保管？何以信其所保管之檔案必無缺漏作偽之弊？此事當監於前代，當知吾國自三代以來，有一貫之為國留史方法。今用最明顯之

敘述，則由最近之代，遞推而上，以知吾國之治國史實成一種定律。中國政治原本六經，經言史之由來，禮記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此爲有史以來之定律，然久無人解此二語之實用矣。

今日言最近之朝之史。最近者清一代也。清之有史，出於兩官署，一爲六科，二爲起居注。

六科爲給事中之總稱。給事中自古屬門下省。門下古稱左省，其官屬以左爲名者，如左補闕左拾遺之屬。明罷中書，并不設門下，獨留給事中，以六科爲專署，承其左史記事之職。清因之，後雖并屬都察院，而獨專史職，則未改也。欽定憲規卷十二（六科一通掌一）云：

本章順治初年定。凡紅本到內閣日，以給事中一人赴內閣祇領，分發各科。又定：凡本章命下，事屬某部院者，由某科即日抄清漢文諭旨，發交某部爲正抄。如一事關涉數處者，將本章送於別科轉發爲外抄。原領本章，各貯本科，年終彙繳內閣。又議准：凡內閣發出密本，由該科登號，原封送部，取承領官職名，附於號簿，該部辦理畢，仍密封送科。又定：凡部院督撫本章已經奉旨，如確有未便施行之處，許該科封還執奏。如內閣彙繳批本錯誤，

及部院督撫本章內事理未協，並聽駁正。又定：凡紅本發抄後，本科別錄二通，供史官記注者曰史書，存貯科署以備編纂者曰錄書，敬謹校對，鈐蓋印信，史書送內閣，錄書分貯六科。六年奏准：臣民章奏，天語批答，應分曹編輯，以垂法戒，備章程爲纂修國史之用，令六科每月錄送史館，付翰林官分任編纂。八年諭：史書錄書，每年令滿漢翰林各人悉心稽察，專司其事，儻有玩忽潦草之處，據實奏聞。如徇隱不奏，查出一併議處。

凡國家之事，無一不發生於臣工之章奏，而章奏之決定，則在批紅，所謂奉旨云爾。紅本到閣，先由科領，抄發各部施行，而原本貯科，年終乃彙繳內閣。則下部者科抄之副本，原本惟貯於科，事後則繳開入庫，此即漢時所謂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之旨也。六科又有封還執奏之責，受任甚重，斷無一疏能越過此關，而其發抄之紅本，又別錄二通，一通存科曰錄書，一通送史館曰史書，此則史館所受左史記事之原材矣。

起居注爲王言之紀錄。古王言掌自中書，中書古稱右省，其官屬以右爲名者，如右補闕右拾遺之屬。明罷中書，旋設內閣，內閣仍存中書舍人，典誥勅制勅兩房，以行

右史記言之職，而彙納於翰林院之起居注官。請亦因之，設軍機處以後，王言不集中於內閣，而仍集中於起居注，故右史之職，不專在中書，仍未嘗軼出起居注也。會典事例（起居注職掌）云：

記注事宜：凡記注先載起居，次諭旨，次題奏，次官員引見。凡編記各檔，上諭簿，絲綸簿，外紀簿，軍機處檔，宗人府檔，理藩院檔，各寺監檔，八旗檔，護軍營檔，前鋒營檔，所有諭旨，及官員引見除授皆全載；奉旨依議，及該部議奏報聞者俱不載。載部本查略節，載通本查揭帖，有遺落即查對紅本，絲綸簿有疑者，亦查對紅本。凡載祭祀行禮問安駕臨駐蹕各項，俱查照內起居注，由內檔鈔出，存館備查。……若有帶領引見，則接書某部帶領某項人員引見，奉諭旨云云。凡載各部各旗事件，如吏部引見各官，京官在前，外官在後，病痊補用及降調革職各官又在後。惟太常寺引見內有壇廟陵寢字樣者，及八旗補授各陵寢防禦等官，俱載在吏部之前，若無此等官，仍依次序分載吏部之後。凡引見官，無論大小俱載；惟押運官仍回原任者不載，八旗引見補授騎校護軍校及管印房等官俱不載。

獨立評論 第一三五號 國史與國史館

○凡載事件，俱查照原檔日期，惟絲綸簿內所有補授各官，俱以部檔引見奉旨之日爲定；若係文職，則查吏部及各本部帶領引見日期；若係武職，則查兵部帶領引見日期；若係旗員，則查各旗帶領引見日期，按日記載。凡選授文武各官，如敕職千把之類不引見者俱不載；如奉特旨揀選則俱載。凡吏部兵部推補推升及奉旨出具考語送部引見者不載，俟該員引見之日，方行載入。凡載事次序，自上諭，次部本，次通本，次旗摺，次京外各官奏摺，次各部院衙門引見，次八旗引見。凡載上諭，以本日事務大小輕重爲序；若事關壇廟陵寢俱首載。凡部本院，次理藩院；若遇有禮部慶賀太常寺祭祀本，俱列在內閣之前。凡通本，首總督，次巡撫，督撫先後，以省分爲序。凡吏部引見次序，首月選，次翰林，次京堂，次科道，次部屬官，次小京官；外官以大小爲次，首卓異官，次原任，次開復，次降調，次革職，次病痊，次起復，次六法官，次筆帖式，次廕生。兵部引見次序，首京官（滿前漢後），次外官，次革職，次開復。旗分次序，首領黃次，

正黃，次正白，次正紅，次鑲白，次鑲紅，次正藍

，次鑲藍。凡本旗，首滿洲，次蒙古，次漢軍，次

護軍。凡編纂記注，每月分作二冊，每年計二十四

冊。先成草本，由總辦記注官逐條查覆增改，送掌

院閱定，書明年月及當直官名姓。例以上年之事，

至次年分月排纂前後，謹擇叙跋。冊中用翰林院印

鈐縫，儲以鐵櫃，扁鑑封識。歲十二月封篆前，具

摺呈奏，俟發下，記注官會同內閣學士藏之內閣大

庫。其繕寫正本，則專派庶吉士，副本仍藏本署。

康熙十八年，諭大學士等：朕每日聽政，一切折出

票籤，應商酌者，皆國家切要政務，得失所繫，今

後起居注官除照常記注外，遇有折本啓奏，俱令侍

班記注，惟會議機密事情及召諸臣近前口諭，記注

官不必侍班。雍正二年奏准：向來起居注，僅記每

日聽政時折本所降諭旨，殊爲簡略。嗣後各衙門奏

事所奉諭旨，除尋常事件不載外，其有關調勳獎勵

事務重大者，令各衙門於月終詳錄事由日送館編

纂。六年奏准：八旗具奏及補授官職事宜，並移送

起因注館，以便記載。七年奏准：各省題奏本章，

俱增寫揭帖一通，送起居注館記注後，移交內閣收

存。

起居注首記起居，似乎兼書勳之職，其實不然。首書

起居，乃標明發言之事由及其時與地耳。古以左史書事，

由下而上之奏議皆屬之。右史記言，由上而下之詔令皆屬

之。唐職官志竟用由下而上由下而下爲分別。今通其意，

則六科與起居注眉目分明矣。近代忘其緣起，遂不能定書

勳書言之界限。四庫提要立詔令奏議類，緒言云：「記言

記勳，二史分司，起居注，右史事也，左史所錄，蔑聞焉

」。是不知六科之有錄書史書也。修四庫之諸臣，尙爲當

時博識通人，而於史職之不諳如是，又何怪今日之無人能

言也。絲綸簿即內閣舊掌之王言，上諭簿則軍機之上諭撰

，而別見軍機處檔。則所謂廷寄檔也。自政權不集中於內

閣，不但軍機處有特殊之上諭廷寄，宗人府以下各衙門皆

有特奉之諭旨，故雍正諭旨，即分上諭內閣上諭八旗爲二

。內閣權輕，諭旨分散，彙各衙門檔案而供起居注官，則

起居注爲王言之總匯矣。其云奉旨依議及該部議奏報聞者

俱不載，則以載之者自有六科之史書也。所謂由下而上之

奏議以批紅爲終結，批紅之諭旨，已附見於章奏之後，起

居注不必複述也。每月二冊，每年二十四冊，正本貯內閣

大庫，以供史料，猶六科之史書；副本仍藏本署，則猶六

科之錄書，此則史館所資右史記言之原材矣。

史館有此兩大來源，遂能着手於實錄會典方略諸役，夫而後據以成紀表志傳之國史，則幾乎機械之事矣。夫實錄會典方略，人皆知清代各有專書，而國史則僅見列傳，外間有傳刻之本，或未知國史館中實并有紀表志之成稿，則猶未足語國史館之應有職任也。今以清會典明之：

會典翰林院國史館：國史館總裁（特簡無定員）掌修國史。定國史之體，一曰本紀（列聖實錄告成後，皆由館恭纂本紀），二曰傳（傳之目，有大臣傳，忠義傳，儒林傳，文苑傳，循吏傳，孝友傳，列女傳，土司傳，四裔傳，又有武臣傳，逆臣傳，……其於各傳外別為專書者，曰宗室王公功績傳，曰外藩蒙古回部王公傳，曰賢良祠小傳，曰昭忠祠小傳），三曰志（志之目，有天文志，時憲志，禮志，兵志，刑志，樂志，藝文志，地理志，河渠志，輿服志，儀衛志，食貨志，職官志，選舉志），四曰表（表之目，有大臣年表，其宗室王公功績傳，亦冠以表，又益以恩封表，外藩蒙古回部王公傳，亦冠以表）。

以上為清代國史所定紀表志傳之體例。

獨立評論 第一三五號 國史與國史館

會典事例翰林院職掌內纂修書史：雍正元年，敕纂功臣傳。乾隆元年，國史館總裁大學士鄂爾泰等恭進太祖高皇帝本紀，奉旨：四朝本紀現在編纂，我皇考本紀亦應及時敬謹編輯。又據奏稱，表志列傳等項，俟四朝本紀編定之後，次第排纂等語，表志列傳若俟本紀編定之後，方行排纂，則曠日持久，書成未免太遲，著一面辦理本紀，一面將表志列傳等排纂。二十九年，敕纂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三十年，又諭：前以國史原撰列傳，止有褒善，惡者僅貶而不錄，其所以為惡，人究不知，非所以昭傳信也。因降旨開館重修，特派大臣為總裁，董司其事，並令詳議條例以聞，今據該總裁等議奏開館事宜，內稱滿漢大臣定以官階分立表傳，旗員自副都統以上，文員自副都御史以上，及外官督撫提督等果有功績學行，又獲罪廢棄原委，俱為分別立傳等語，所議尚未詳備。列傳體例，以人不以官。大臣中如有串功學術足紀，及過蹟罪狀之確可指據者，自當直書其事，以協公是公非。若內而部旗大員，循分供職，外而部統督撫之歷任未久，事實無所表見者，其人本無足重輕，復何必濫登簡策？使僅以錄

秩崇卑爲斷，則京堂科道中，或有封章建白，實裨國計民生者，轉置而弗錄，豈非缺典？且如儒林亦史傳之所必及，果其經明學粹，雖章句之士不遺，又豈可拘於品位；使近日如顧棟高輩終於淹沒無聞耶？舉一以例其餘，雖列女中之節烈卓然可稱者，亦當覈實兼收，另爲列傳。諸臣其悉心參考，稽之諸史體例，坻衷勸酌，定爲凡例，按次編纂，以備一代信史。至立表之式，固當如所定官階爲限制，仍應於各姓氏下註明有傳無傳，使覽者於表傳並列者，即可知某某之微惡瑕瑜。而有表無傳者，必其人無足置議，有傳無表者，必其人實可表章，則開卷瞭然，不煩言而其義自見。……四十六年，又敕續纂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又諭：國史之修，所以彰善癉惡，信今傳後，從前編纂時，因係覺總進呈，未及詳加考覈，抑揚出入，難爲定評。是以於乾隆三十年，特頒明旨，簡派總裁，兼率纂修各官，將國初以來滿漢大臣已編列傳者，通行檢閱，覈定事實，增刪考正，以期不虛美，不隱惡。其未編列傳之文武大臣，內自卿貳以上，外自將軍督撫提督以上，並經其生平實蹟，各爲立傳，恭照實錄紅本，

據事直書，以彰法戒。其或限於資格，懿德弗傳，並令博採旁摭，如儒林隱逸及列女中之節烈卓然可稱者，亦覈實兼收，另爲立傳。……凡此皆朕所指示該總裁等，令其悉心排纂，以次呈進，候朕親自裁定。……乃自開館以來，迄今十有七年，其所纂成進御之書，其屬寥寥。……該總裁等務即董飭所司，速爲纂辦，進呈候朕鑒定，務臻覈實，垂爲信史。其如何定限完竣之處，並著詳議奏聞。四十八年，諭：國史體例，與歷代史不同，館臣纂輯，惟應據事直書，毋庸分別各門。……所有現辦滿漢臣工表傳，及宗室王公表傳蒙古王公事蹟，其在乾隆四十年以前者，俱著該總裁等董飭纂修等官，速爲纂辦，勒限五年，陸續進呈，候朕欽定，成書頒行。至該館採錄事蹟，向俱恭照實錄紅本，覈實紀載，第自雍正八年設立軍機處以來，五十餘年，所有諭旨批奏事件，未經發鈔者尚多，著先將乾隆四十年以前軍機處所存檔案，令該館總裁纂修等詳晰查閱稟輯，以昭典覈。……嘉慶八年，奉旨著國史館恭修高宗本紀；道光二年，敕修仁宗本紀；咸豐二年敕修宣宗本紀；同治三年敕

修文宗本紀；光緒三年敕修穆宗本紀。又嘉慶八年敕纂功臣傳；道光四年敕纂昭忠列傳；十六年敕續纂蒙古王公表傳，二十五年敕續纂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咸豐九年敕纂皇清奏議，文武大臣年表；同治六年敕纂功臣傳；光緒十年奏准功臣纂辦昭忠列傳。

以上爲清國史館備修紀表志傳之事實。其以軍機處檔案令史館總裁纂修等查閱稟輯，奉明文於乾隆四十八年，其前悉事實已有移付，但奉諭則勒爲職務耳。

由此可知古代修史，若明修元史數月而告成，其書亦

有二百十卷，必係舊有國史，僅司排比之勞。至清修明史，歷百年而後就，則清代自生停頓。近清史稿十四年而成書，尙見趙爾巽之爲人，雖無史才而猶勤史職。後有欲談國史者，今日官制之下，尙無集中史材之法，則國史無由生，即國史館何由設乎？

由明以上，直至三代，皆以左右史書事書言，爲史之根源。中間以唐制爲最顯明，以禮記玉藻注疏爲最賅洽。自三代至明，其史職與史材之來處別爲一篇，以明清代之所本。繼今有欲存國史者，必斟酌取法而後可也。

蘇俄旅行記 (十三)

丁文江

圖喇

托爾斯托衣的家

一到了圖喇，我們立刻到莫斯科區煤礦管理局去。局長伊格那托夫 I. Ignatyev 是一位中年的工程師。他已經得到莫斯科的電報，預備自己同我到煤礦上去參觀。他問我道，「你是第一次到蘇俄嗎？那麼你不可不去參觀托爾斯托衣的家和他的墳墓。」「天色已經不早了。聽說煤礦離開

喇市還有二十多公里。再去參觀托爾斯托衣的家，不嫌太晚了嗎？」「托爾斯托衣的家在國土那，波利亞那 Poliana。離開喇不過十五公里。到礦上去差不多要走那裏經過。繞了去一繞，往返不過十公里。丁先生！你是難得來的。這機會不可錯過。看托爾斯托衣的家比看煤礦同樣的要緊。何況看煤礦是要下井去。一到井底下，黑洞洞的，天晚了也不妨事。」「不怕煤礦上的職員要等得心焦」

嗎？」不要緊的。你就是十二點去，他們也得等你。而且他們知道你去參觀托爾斯托衣的家，是正經事，決不會怪你。」

我的主人如此熱心，我只好跟着他走。從關喇市向南，伊格那托夫和我同車。一路上問我讀過托爾斯托衣那幾部書。其實我是最不喜歡看他的書——生平只讀過他的一部半小說，這又還是二十年前的事。當日的印象，覺得他和法國魯俄Vidw Hugo一樣的可怕。但是對着這樣「托爾斯托衣迷」的主人，沒有法子，只好唯唯否否。他詳細細細問我，那幾部書曾經翻成中文，銷路如何。此外他又旁及十九世紀的俄國小說家。聽說我不喜歡看 *The Hour of the Dead*，他很詫異。幸虧我會讀過幾部察哥夫的短篇小說，還能有相當的欣賞。伊先生沒有完全失望。

十五公里走了二十幾分鐘就去到了。國士那，波利亞那是個小村子，沒有幾家人家。却還有紀念托爾斯托衣的學校。他的家是在一個森林裏面。本來汽車可以一直走到他住屋門口的，因為下雨不久，從大門到宅門，一條森林裏的路，變成了一里多長的黑泥溝。汽車走起來，只見見輪子在泥裏轉，不見車身向前。沒奈何只好下車來走路。

幸虧我是穿着下襠褲的靴子，還不十分狼狽。

托爾斯托衣的房子是一座白粉牆的大樓。周圍是一個花園。我們先尋着了管理夫，要求他許我們參觀。他去把住在鄰近的托爾斯托衣的一位甥女找來。這一位花白頭髮的婦人，說得一口很流利的法國話。我們先上樓去，因為他生前是在那一層住的。「走」上樓去，是一間大飯廳。中間一張長棹，是吃飯的地方。棹子上放着他用的刀叉，杯盤，茶壺，湯盃等等。兩頭一邊一張大鋼琴。角上一張圓棹，幾張椅子。其中一張高的是托爾斯托衣自己坐的。牆上掛着許多家族的畫像。「他一起來就工作。到了兩點鐘一個人到這裏來吃飯。吃過飯到森林裏去散步。散步完了回家休息。六點鐘吃晚飯。以後他和他的家族就在這裏閑談或是彈琴。有客的時候，這也就是會客的地方」。

從飯廳向左有一間小客廳，是他夫人的起座。客廳通着書房。房裏的陳設極其單簡；一張百年以前的祖傳的小書棹，後面放着一張很低的椅子。右面是書架子，左面是窗子。我問他的甥女為甚麼椅子如此之低。方纔知道托爾斯托衣是近視眼，面又不肯帶眼鏡。所以要用這低椅子才能讀書寫字！椅子的後面是一張很古的床；托氏三代都是在他上面生的。書棹上的文具一如他生前的樣子。幾本書以外還有一九〇一年工人送給他的紀念銀牌，是謝謝他費

助勞工運動的。

右面書架上有三四十本他常讀的書，俄法英文都有，大部分是詩和小說。法文的最多是羅俄，英文的是狄根斯 Dickens。我忽然又看見兩本老子：一本英文的翻譯，一本中文的原本！記得辜鴻銘曾和他通過信。這也許是辜氏送給他的。

書桌上又放着一對臘燭，一盞油燈。原來現在房子裏的電燈是政府新裝置的。

穿過書房就是臥室。普通傢俱以外，最使我注意的是照相——牆上，棹上，櫃上處處都是。

樓下是藏書室——書架以外幾乎沒有別的傢俱。藏書室隔壁是他女兒的臥房。對面是客房。他的至友藥醫生常常住在這裏。下去是地窖，有好幾間小房子。托爾斯托衣本來在這小房子裏工作的。死的以前九年，才始搬到樓上去。

托爾斯托衣的著作幾乎全都是自己手寫的。一直到了晚年，他纔用一個書記。至今樓下書記室裏還保存着一架打字機。

我們的鄉導又詳細告訴我們托爾斯托衣最後從家

裏逃出去的故事。「把他尋了回來，已經病得不知人事。他們把他抬了進來，放在那一間房子裏。始終沒有清醒轉來！」

走下樓來，我們的鄉導，拿了一本題名冊子，叫我簽名，並且邀我隨便寫幾句「印象」。我就寫了八個中國字：「如見其人，如聞其聲！」

依着伊格那托夫，我們還要去看看托爾斯托衣的墳墓。但是出門的時候，天已黃昏，我再三辭謝，方纔大家循着原路，踏着烏泥，自汽車走去。忽然有一位工人裝束的人趕了前來。「諸位何以不去看他的墳墓？阿！沒有工夫。我把他葬的時候，他的一位法國朋友做的一首哀悼詩讀給諸位聽。」於是他一面走，一面手舞足蹈的背詩，一直等我們上了汽車方纔背完。

伊格那托夫問我道，「你的感想如何？」「我想不到托爾斯托衣的生活如此的單簡。我以為他是大地主，一定很享用的。不料他是過的十八世紀英國鄉村爵士 Counts of St. Asaph 的生活。我如今了解了他著作的背景，也許對於他的著作有好一點的欣賞！至少我現在完全了解他爲甚麼對於工業文化那樣的隔膜！」

編輯後記

編者

△張忠絳先生，是研究行政效率最有成績的一位學者，他來談這個問題，是最恰當不過的。

△文川先生，是剛由大學畢業踏入政界的。他在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問題，正是研究行政效率的人所最注意的，此文可與張忠絳先生的文章參觀。

△憂患生是一位大學教授的筆名。從他這篇文章裏，我們知道他是不贊成民主政治的，可是我們從他平日的談吐中，知道他也不贊成獨裁政治。到底他所主張的是一種什麼政治，他說以後還有文章說明。

△周先庚先生提倡工業心理學的文章，本刊以前登過好幾篇，讀者可以參看。

△一月三日大公報的南京通信，說是行政院理正聘人修改清史稿，等修改後再發行。清史稿這部書，是怎樣寫成的，恐怕除却少數的歷史學者以外，很少有人知道。孟森先生在「國史與國史館」一文裏，對於這點，有很詳細的說明。

△明生先生因事離平，雙週閑談暫停一期。

獨立評論合訂本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號)

第三冊(第五一至七五號) 第四冊(第七六至一百號)

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商每日「祖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及「教育界」計新聞界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不可推述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推述。

| 目 | 價 | 報 | 定 |
|-------------|------|---|-----|
|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 | | | (租) |
| 內銷(台、港、日、本) | 每月二元 | | 及其租 |
| 地(澳門)每月二元 | | | 香港 |
| 港(新加坡)每月二元 | | | 九角 |
| 新(檳榔嶼)每月二元 | | | 九角 |
| 歐(倫敦)每月四元 | | | 一角 |
| 美(威爾遜)每月四元 | | | 一角 |